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71, No. 1404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蔡寧君大德輸入

No. 1404-A 師範和南手白

靈巖堂頭長老。別去許久。中間受信。後莫知動止。歲暮忽於蘇城舟中。收書并信。且知出世。出自諸山公舉。甚慰老懷。既曰住持。却與閑衲子不同。便有住持之職。從上來大有軌則。當一一依而行之。緊要者。惟以本分事。廣攝來學。亦宜隨己力量施設。當去過與不及之患。久久自然感驗也。貴老久立叢林。備見今時之弊。可默省察。莫令失脚。墮其輩流。為識者笑。吾老矣。一住五峰。今十七年矣。開奏後漸。理求閑計。只有早晚矣。法衣乙頂付去。遇上堂可一披。幻質無現成者。付在別日。旅中草略奉答。不甚子細。餘宜為宗乘自愛。不一一。

師範和南手白

靈巖堂頭長老

兀菴和尚語錄目次

卷上 師範手白

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

常州無錫南禪福聖禪寺語錄

卷中 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

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

卷下 法語

序跋

佛祖贊

自讚

偈頌

小佛事

跋

No. 1404

兀菴和尚語錄卷上

兀菴和尚初住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

侍者 淨韵 編

指三門。迷悟兩門。聖凡二路。以手劃一劃云。總與諸人開闢了也。普請一時證入。

佛殿。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。當甚椀脫丘。然雖如是。仁義道中 (便燒香禮拜)。據方丈。橫按拄杖云。莫有不顧危亡底麼。良久云。果然。

拈帖云。從上來。被這些子一把把定。更無轉身吐氣處。寧上座尋常一味橫點頭。到此盡平生伎倆。也擺脫不下。且道。因甚如此。公道已行。

指法座。坐斷千差。當陽烜赫。任是須彌燈王。也須望空研額。

陞座祝 聖。次祝州縣香 次云。此一瓣香。生無陰陽之地。出絕思慮之鄉。軟頑中軟頑。惡辣中惡辣。無端一回嗅著。直得喪盡平生。今日人天眾前。當陽爇却。奉為見住徑山佛鑑圓照禪師大和尚。用酬法乳。

據坐。(問答不錄) 乃云。釋迦不出世。四十九年說。祖師不西來。少林有妙訣。所以道。法無去來。無動轉相。昨朝乳竇。今日靈巖。曾無動轉之跡。寧有去來之跡。如是則從上佛祖眼睛。天下衲僧鼻孔。驂拈拄杖卓一下云。總被山僧拄杖子一時穿却。盡乾坤大地。更無纖毫透漏。雖然。且道功歸何所。靠主丈云。四海浪平龍睡穩。九天雲靜鶴飛高。

復舉三聖道。我逢人即出。出即不為人。興化道。我逢人則不出。出則便為人。拈云。二大老。一人先行不到。一人未後太過。檢點將來。總欠一著。寧上座寄跡巖竇。隱遁過時。無端被人推將出來。做這舉止。出則出已。且道為人不為人。乃云。信手研方圓。自然合規矩。

當晚小參。如來唯一說無二說。祖師唯心傳無別傳。所以道。垂鈞四海。只鈎綈龍。格外玄機。為尋知己。雖然。且據令一句又作麼生。朔風捲地百草死。芙蓉著花生晚寒。復舉德山小參示眾云。今夜不答話。時有僧出。德山便打。僧云。某甲話也未問。因甚打某甲。山云。你是甚處人。僧云。新羅人。山云。未跨船舷。好與三十棒。拈云。德山老漢。能放不能收。能殺不能活。當時若要盡令。直須棒了趕出。

徑山付法衣到。師拈起法衣。召大眾云。大庾嶺頭提不起。因什麼却在靈巖手中。諸人還知端的麼。若也知得。便知道。從上來佛佛授手。祖祖相傳。的的無私。繩繩有準。其或未知。(便舉法衣云。)這箇是徑山圓照老人。親手付來底(便披)。

上堂。召大眾云。披野干皮。作獅子吼。指東為西。將無作有。驚起法身藏北斗。喝一喝。下座。

結制上堂。過去諸如來。斯門已成就。錯。見在諸菩薩。今各亦圓明。錯。未來修學人。應當如是學。錯。諸人還知這三錯落處麼。若也知得。不妨同此安居。其或未然。且聽從頭指出一錯。點開從上佛祖眼睛。一錯振轉天下衲僧鼻孔。且道。更有一錯作麼生。驂拈拄杖云。拄杖子莫道得麼。試出來。將錯就錯。道看。卓一下云。餽飯泥茶爐。

上堂云。教中道。離言說相。離文字相。離心緣相。畢竟平等。無有變易。驂召大眾云。這般說話。蝦跳何曾出得斗。向衲僧門下。猶隔重關。畢竟事作麼生。荷葉

團團團似鏡。菱角尖尖尖似錐。風吹抑絮毛毬走。雨打梨花蝶蝶飛。

中夏上堂云。一夏九十日。不覺已過半。管帶牯牛兒。切忌隨物轉。緊把鼻頭索。莫放令寬緩。如是十二時。時時無間斷。收得純熟。斥之不去。受人言語。不動不變。覲面當機。當機覲面。必竟如何。良久云。不得動著。動著則頭角生。

解制小參。目前無法。意在目前。東西十萬。南北八千。所以。達磨不來東土。二祖不往西天。點檢將來。只見一邊。設使東去西去。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大似泥裏推車。陸地行船。直饒總道出門便是草。雖則君子千里同風。未免隔山見烟。爭如任運騰騰。騰騰任運。飢渴渴飲。行坐困眠。自然處處朝宗。頭頭合轍。縱橫得妙。八穴七穿。且總不任麼。又作麼生。拍膝一下云。不覺日又夜。爭教人少年復舉。僧問雲門。秋初夏末。東去西去。前途或有人問。如何祇對。雲門云。大眾退後。僧云。某甲過在甚處。雲門云。還我九十日飯錢來。師拈云。雲門老漢。當斷不斷。返招其亂。當時纔問。擘脊便棒。待它道某甲過在甚處。却向道。逢人不得錯舉。

道舊至上堂。召大眾云。沒絃琴。指趣深。尖新曲調。須遇知音。知音既遇。試彈一操去也。遂橫拄杖。作撫琴勢云。會麼。高山流水無窮意。落落斷崖千萬尋。

上堂。召大眾云。寒食清明節。家家拜掃時。木人空嘆息。石女淚雙垂。惟有林下道人。絕學無為。百不會。百不知。拈起少林無孔笛。逆風吹了順風吹。好大哥。

結制上堂。諸方安居結制。靈巖結制安居。雖是一般規矩。於中大有差殊。作麼生。趙州東壁掛葫蘆。

端午上堂。拈拄杖示眾云。拄杖子無偏黨。遍界不曾藏。通身無影像。左邊卓一下云。妖恠盡勦除。右邊卓一下云。佛魔俱掃蕩。掃蕩後如何。擲下主丈云。普天皇道無遮障。

徑山圓照先師訃音至。上堂。召大眾云。頑處非常放軟頑。偏能陸地要撐船。驀然撐向龍門去。蹤跡不知往那邊。幾多望斷空惆悵。亦復嗟嘆淚潸然。拍禪床一下云。安得鸞膠續斷絃。舉哀。召大眾云。我有一句子。不封亦不樹。不在舌頭邊。亦非思憶處。諸人若要知得親切。徑山圓照老人。即今在汝諸人眼睫上。放大光明。肆口宣說。急須聽。其或未然。蒼天中哭蒼天。

祈雨感應上堂。拈拄杖示眾云。拄杖子化為龍。擎雲攬霧。妙應難窮。霑然洪霖。四海皆通。五穀結實。萬物歸功。鼓腹謳歌忘世事。以拄杖打圓相云。太陽依舊海門東。擲下主丈下座。

解夏小參。直下猶難會。尋言轉更賒。若言佛與祖。特地隔天涯。便任麼承當。已是不堪持論。那更休夏自恣。取驗蠟人。也大屈哉。靈巖恁麼告報。莫有猛省底麼。拍禪床一下云。無端夜來鴈。驚起後池秋。復舉。巴陵示眾云。不是風動。不是幡動。既不是風幡。向甚處著。有人與祖師作主。出來與巴陵相見。後來雪竇道。是風動。是幡動。既是風幡。向甚處著。有人與巴陵作主。出來與雪竇相見。師拈云。總

道。二古德互相擊揚。金聲玉振。耀古騰今。殊不知。一人太儉。一人太奢。有人與二老宿作主。出來與靈巖相見。

建閣謝修造上堂。拆東籬補西壁。從空架空。以楔出楔。佗時聳壑昂霄。須信不勞餘力。這般說話。直是好笑。何故。纔方搓彈子。便要捏金剛。下座。

上堂。舉僧問巴陵。祖意教意。是同是別。巴陵云。鷄寒上樹。鴨寒下水。圓照老師道。川僧蒼苴。浙僧瀟洒。師拈云。二老雖則各擅家風。其奈優劣不等。靈巖也有箇道處。或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。只向道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困。

上堂。拈拄杖示眾云。山僧昨日入邑滿散。於無心中收得一物。非長短方圓。亦非青黃赤白。賤則價重婆娑。貴則分文不直。不敢囊藏。今日歸來。不免擊鼓陞堂。與諸人平分去也。卓一下云。一加三。二添六。擲下云。收。

浴佛上堂。舉藥山因遵布衲殿主浴佛次。藥山問云。你只浴得這箇。還浴得那箇麼。遵云。且將那箇來。藥山休去。師拈云。藥山老漢。纔開臭口。便見鄉談。引得布衲隨邪逐惡。當時待它恁麼道。但舀香湯浴佛。管取藥山開口了合不得。靈巖不問你這箇那箇。今日正當四月八。敢保諸人。未曾夢見山僧蓋膽毛在。

住常州無錫南禪福聖寺語錄

侍者 清澤 編

指三門。我此門風。孤危不立。若是臨濟兒孫。便請單刀直入。喝一喝。

佛殿。釋迦彌勒是他奴。他是阿誰。插香云。且看四稜蹋地時。

大聖殿。出現在楊州。留錫於此地。寶塔凌高空。聲光動萬里。利物應群機。如月分眾水。我來爇瓣香。一瞻一頂禮。從教人道自倒還自起。

據方丈。橫按拄杖召大眾云。山僧坐地。待汝搆去。良久云。諸人還覺頂門重麼。擲拄杖(便起)。

拈漕帖。此是都運殿撰侍郎。斡旋造化。掌握乾坤。於無心中。當陽拈出。令未信者信。未聞者聞。山僧頂戴奉行。誰不伏聽處分。

指法座。向上一路滑。壁立千仞險。南禪不立堵級。直與當頭坐斷。祝聖。次祝州縣香。據坐 (問答不錄) 乃云。靈山的旨。少室真機。孤迥迥生風颯颯地。直得超情離見。蓋色騎聲。捏聚放開。無適不可。所以。居海岸則時聞潮落潮生。潮聲浩浩。寓梁溪則但見上載下載。來往憧憧。賓主交參。風雲會合。正恁麼時。如何通信。良久云。洞庭七十二峰青。舉鳥窠和尚。因白侍郎問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鳥窠云。諸惡莫作。眾善奉行。侍郎云。三歲孩兒。也解恁麼道。窠云。三歲孩兒雖道得。八十老翁行不得。師拈云。侍郎手擎仲尼日月。腰佩毗盧金印等閑通箇消息。迥出常流。鳥窠雖則當機直截。其奈易見難明。諸人還知古德為人處麼。擘開華岳連天秀。放出黃河一派清。

當晚小參。折腳鐺。破木杓。無柄霸。難摸索。橫拈倒用。破二作三。正按傍提。七穿八穴。靈山密付之後。少室單傳以來。的的無私。繩繩有準。若以正眼觀之。當甚閑家破具。雖然。此意分明誰共委。相同扶起舊家風。復舉。芭蕉和尚。僧問。不落諸緣。請師直指。蕉云。有問有答。拈云。芭蕉接物應機。頗善平高就下。子細檢點將來。未免拖泥帶水。若問南禪。不落諸緣。請師直指。拈棒便打。若稍如痛痒。必不辜恩負德。

歲夜小參。心隨萬境轉。轉處實能幽。隨流認得性。無喜亦無憂。山僧官差不自由。只得隨流入流。所以新來乍到。未知井竈郎忙。送舊迎新。未暇改聲換調。廚乏聚蠅之糲。囊無繫蟻之絲。內空外空內外空。多憂多慮多煩惱。年已盡歲已除。窮廝煎餓廝吵。露柱暗攢眉。燈籠拍手笑。且道。笑箇什麼。良久云。毗婆尸佛早留心。直至如今不得妙。舉雲門示眾云。三乘十二分教。達磨西來。放過即不可。若不放過。不消一喝。雪竇舉了一喝。復云。好喝。大眾若要鼻孔遼天。辯取這一喝。師拈云。唱高和寡。則不無二古德。檢點將來。當甚[尸@豕]沸聲。

上堂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。三十年來尋劍客。(著語云。癡狂外邊走)幾回葉落又抽枝。(曾經霜雪苦)自從一見桃花後。(喚鐘作齋)直至如今更不疑。(狐狸探水)設有無師自悟底。不堪與南禪洗脚。只如玄沙云。諦當甚諦當。敢保老兄未徹在。又作麼生。良久云。曾為浪子偏怜客。為愛貪盃惜醉人。

三月三。大聖生日上堂。舉泗州大聖國師。昔日有問云。住在何國。答曰。何國。(著語云板齒如鐵櫬)又問云。何姓。答曰姓何。(舌頭拄上腭。)拈云。東涌西沒。七縱八橫。則不無大聖。其奈醜惡俱露。茲遇誕辰。拈拄杖云。拄杖子未免應時應節。下箇注脚。卓一下云。遲日江山麗。春風花草香。泥融飛燕子。沙暖睡鴛鴦。擲拄杖。

徑山佛智偃溪和尚至上堂。東澗水清且泚。源遠流長。波蕩鼎沸。從這裏入。不知其幾。是則是。只如國一禪師。經過梁溪。驂將泗州大聖鼻孔一捏。直得無處出氣。為復壓良為賤。為復神通遊戲。良久云。君子可入。

淨慈斷橋至上堂。舉阿難問迦葉云。世尊傳金欄外。別傳何物公案。師頌云。弟應兄呼。自揚家醜。倒却剎竿。全機漏逗。雖有西湖月如畫。何似南禪鐵茗筭。

天童智別山至上堂。舉芙蓉訪實性大師上堂。以右手拈拄杖。安向左邊云。若不是芙蓉師兄。大難委悉。便下座。師拈云。實性用處。雖則左之右之。其奈翻成特地。南禪亦欲効古之作。未免拔貧作富。蒿湯備禮。擲下拄杖云。若不是天童師兄。大難委悉。便下座。

結制小參。金烏急玉兔速。百歲光陰一瞬息。驂拈拄杖云。惟有拄杖子。硬葛狙黑粼皴。勿變迂無面目。三月護生。九旬禁足。酌然使得十二時。不被十二時催促。任他門外紅塵擾擾。來往憧憧。肥馬碌碌。瘦馬碌碌。驂然翻變化為龍。為雨為霖俱莫測。卓一下。

復舉。僧問智門。蓮花未出水時如何。答云。蓮花。出水後如何。答云。荷葉。師拈云。應機接物。則不無智門。要且只能順水張帆。不解逆風把柂。有問南禪蓮花未出水時如何。答云三平二滿。出水後如何。答云四角六張。

結制上堂。衲僧家。擔兜行脚。那邊經冬。這裏過夏。擰眉努目。口嘮舌沸。及乎與之立箇期限。同住大光明藏。禁足護生。一似蛇入竹筒。伎倆俱盡。山僧不免撥開些子活路。總教轉得身吐得氣。見山是山。見水是水。飢來喫飯困來睡。

祈雨開經佛事。毗盧遮那佛。願力周法界。一切國土中。恒轉無上輪。所謂一句之內。包法界之無邊。一毫之中。置剎土而非隘。塵塵爾剎剎爾。巍巍乎蕩蕩乎。靄慈雲而誘大千。霏法雨而津百億。遂得五穀秀實。萬物滋生。處處通津。頭頭合轍。任麼委悉。如是我聞開。信受奉行卷。不滯言詮。脫或未然。切忌巡行數墨。淹黑豆子。是則是。只如 端明相公。與眾官等。為民祈請。閱此大經。臨筵作證。必竟有何祥瑞。乃云。願展調羹活國手。為霖為雨沃人間。

上堂。舉無著和尚往五臺。路逢一老人。無著問云。莫是文殊麼。老人云。豈有二文殊。無著便禮拜。老人忽然不見。趙州代云。文殊文殊。薦福懷云。無著只有先鋒。且無殿後。老人若不隱去。有甚面目見無著。師拈云。二古德。總是隨邪逐惡。無著認假不認真。待他道豈有二文殊。便與兜一喝。老人縱有神通。亦使隱身無路。諸人只今要見文殊麼。擲下拄杖云。直下來也。急著眼看。

元宵上堂。召大眾云。祖佛付授。以心傳心。猶如鏡燈交光互照。燈喻一真心。鏡喻十法界。燈燈相攝。鏡鏡交羅。盡十方佛剎。微塵數世界。重重無盡。無盡重重。炳煥融通。靈明廓徹。所以道。重重交映。若帝網之垂珠。念念圓融。類夕夢之經世。然雖如是。諸人夜半法堂上。東行西行。切須照顧。且道照顧箇什麼。良久云。照顧撞著露柱。

退院上堂。梁渚溪邊下直鉤。波翻浪輶費牽抽。六年用盡腕頭力。收卷絲綸恁性遊。不著此岸。不著彼岸。不滯中流。欸乃一聲天地秋。

師因日域法眷。道舊鄉人。不忘徑山道聚之義。屢邀閑樂。累却復至。於景定庚申。暫與一遊。海虹檣上。龍獻七大寶珠。舉眾瞻仰。咸云。東海龍王來迎。繼即須帆。速達彼岸。聖福禪寺住持乃法眷。適值開山千光法師忌辰。方丈大眾。禮請陞座。(問答不錄) 乃云。毗盧性海。本無大小方圓。妙淨明心。不礙色空明暗。如鏡含萬象。似月印千江。曾無出沒之蹤。奚分彼此之間。所以居宋朝則口吞三世佛。遊

日本則喜動萬家春。處處通方。頭頭合轍。適值聖福法兄。雲集此方他土。若聖若凡。宴坐圓覺妙場。為說摩訶般若。前半夏說前分般若。後半夏說後分般若。前後頓說常說熾然說。無間歇。只要諸人頓證頓悟。一夏無虛棄底道理。茲值開山和尚千光法師遠諱之辰。俾令為眾闡揚。且道說箇什麼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釋迦彌勒飲氣吞聲。臨濟德山望空啟告。雖然。不是任公子。徒勞話釣竿。

復舉。南泉和尚示眾云。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。擬向溪東牧。未免食他國王水草。擬向溪西牧。未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分納些些。總不見得。師拈云。南泉老漢。雖則不忘水草之恩。其柰脚跟未點地在。兀庵盡力勃跳。也出他繼續不得。雖則這邊那邊應用不缺。其柰先被聖福法兄勘破。然雖如是。且作麼生是納些些底道理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。眼睛纔定動。未免那斯祈。

師次至京東福禪寺。方丈大眾。禮請

陞座。(問答不錄) 提綱。欲識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既至。其理自彰。是故。靈山密付之後。少室單傳以來。諸祖[牙-(必-心)+?]興。分宗列派。繩繩有準。的的無私。續焰聯芳。直至今日。堂頭法兄。不忘徑山師席。義聚屢承之約。正為提持羸惰。暫導來誠。越漠觀國之光。即回舊隱畢殘。既乍到此。俾令為眾舉揚。只得客聽主裁。遂即大唐國裏打鼓。日本國裏陞堂。宗通說通。無固無必。人天畢集。凡聖交參。宛爾一會靈山。儼然未散。普使未信者信。未聞者聞。人人獨步大方。箇箇歸家穩坐。是以謂之佛性義。時節因緣。時節既至。其理自彰。雖然如是。惟有向上一路。未敢動著。何故。相逢且說三分話。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師關東部從遠迓。纔到建長禪寺。掌國最明寺殿。懷香先來參禮。力勸端坐。受炷拜了。復進前覆云。弟子在大宋。曾禮拜和尚。今者多幸。再拜慈顏。(見其語異)師即握起拳云。吾雖年老。拳頭硬在。復進前云。弟子兩年前。曾夢見和尚頂相。教訓參禪。惺後親繪供養。此者獲拜慈相。與夢見一同。喜悅之至。師云。且莫說夢。又問。和尚尊年多少。師云。六十三。云弟子不問這箇年。師仍豎拳云。莫是這箇年麼。擬議無語。師便[祝/土]三拳。忻然領話云。蒙和尚教打。懽喜無量。師云。不得作拳頭會。方就坐。少欵而辭。次朝復至。同方丈大眾禮請。即就寺為眾普說。

據坐。垂釣。年來佛法播關東。兩國喧傳觸處通。僕僕來觀殊勝處。果然殊勝妙難窮。莫有共相贊揚者麼。禪客出問云。收綸罷釣入扶桑。大海應難可測量。道眼從來空宇宙。灼然遍界不曾藏。學人上來。願聞法要。師云。四海浪平龍睡穩。九天雲靜鶴飛高。進云。恁麼則非但建長增秀氣。少林花木又重新。師云。有水皆含月。無山不帶雲。進云。記得昔日臨濟得黃檗印證之後。往遊徑山。彼時徑山七百餘眾。因甚星飛火亂。師云。不會做客。勞煩主人。進云。可謂真不掩偽。曲不藏直。師云。錯下名言。進云。堂頭和尚。為五山龍象之首。作巨刹人天之師。駕海而來。闔國忻幸。師云。不因紫陌花開早。爭得黃鸝下柳條。進云。恁麼則天高群象正。海闊百川朝。師云。天下人仰望不及。進云。臨濟上徑山。七百餘眾。星飛火亂。和尚遊日本。六十餘郡。仰德瞻風。且道與臨濟是同是別。師云。龍得水時添意氣。虎逢山色長威獰。進云。今古應無墜。分明在目前。師云。猶隔重關。進云。今日方丈大眾。奉上命禮請。為眾普說。和尚必竟如何指示。師云。更吃老僧拳頭始得。進云。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日。要識真金火裏看。師云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又一僧問云。德山入門

便棒時如何。師云。匙挑不上。笑殺傍觀。進云。臨濟入門便喝時如何。師云。翻成忉怛。進云。一人行棒。一人行喝。那箇親那箇疎。師云。一時列下。進云。堂頭大和尚。光臨此土。必竟行棒耶行喝耶。師云。總不作野狐精見解。進云。如何是為人底一句。師云。三十棒且待別時。乃云。鎌倉路滑。到者還稀。巨福山高。誰能到頂。千聖應難入作。萬靈景仰無門。若非切切相邀。拙者安能到此。便見大力量人。大智慧者。同一悲願。同一慈力。剏新寶所。金碧奐然。樓閣重重。像法濟濟。令一切人。覩像法而悟心法。了自心而見佛心。於一心而頓證百千法門。於一法而貫通無量妙義。以至布慢天網。開萬燄爐。燄聖燄凡。烹佛烹祖。掀翻海岳。撥亂乾坤。拽取占波與新羅鬪額。是則是。只如今日主賓互換。凡聖交參。賓主歷然。合談何事。驀拈拄杖云。兩箇馱子相逢著。世上元來無直人。卓一下。

復云。目前無法。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。非耳目之所到。是故。三教聖人。互相出興。各立門庭。示真實相。無非只要天下人。遷善遠惡。明心見性。雖然殊途。究竟同歸一理。惟是證悟有淺深。用處有廣略。如水銀落地。大者大圓。小者小圓。如明鏡當臺。胡來胡現。漢來漢現。且老拙生緣西蜀。幼年棄儒祝髮。挾冊講肆數載。知非究竟捨去。南詢遍歷諸老門庭。及到蔣山。八月二十五。值癡絕和尚上堂。舉覆船有僧到雪峰。峰云甚處來。僧云覆船。雪峰云。生死海未度。為甚覆船。渠無生死。言下忽然認得本來面目。憤憤之心稍息。及到育王。參無準和尚。遇上堂。舉僧問古德。深山巖崖。還有佛法也無。古德云有。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。答云。石頭大底大小底小。言下如夢忽覺。自後凡遇入室。常下語。及侍師上徑山。一日聞師云。昔日白雲端和尚。因東山演祖參請次。與之云。近有數僧。自廬山來。教伊說禪亦說得。下語亦下得。批判古今。亦批判得。祖云。和尚如何。端云。我向伊道。直是未在。演祖聞此語。數日飲食無味。後七日方諭厥旨。是時拙者。一聞舉此。無言可對。只向未在處做工夫。久久不輟。凡入室也不下語。一日遇入室。先師把住云。尋常口囁舌沸。如何不下語。打一竹箇。當下打破漆桶。禮拜了退。然後徐徐陳於師前。乃云。汝徹也。只是得道易。守道難。須要默默守之。久久自然感驗也。自此如癡如兀度日。先師遺以兀庵二大字。只欲隨緣放曠。以度殘喘。無柰數處。被抑首眾。業緣所牽。公選屢董小刹。不容辭避。在眾時。曾同蘭溪。聚首於蔣山。徑山千百眾中。雖各究明己躬大事時。復以此道切磋琢磨。執別而來。各天一涯。伏聞航海東來。際遇王公大人。信向佛法。留心此道。不忘悲願。同心同力。剏新寶所。日域魁為第一甲刹。與宋朝第一徑山。無有異矣。數年前屢承之約。累却復至。以故撤去寺事。越漠乍到。乃荷遠迓之禮。伏承謙冲領大眾。奉上命請為眾普說。不容堅辭。普說二字。何敢承當。前輩尊宿。圓悟大慧諸宿德。辨瀉懸河。滔滔無間。具載方冊。看者無不明心見性。安敢望古德萬分之一。雖然。久參之士。故不在言。後學初機。亦須親見親聞。以故。勉從所請。應箇時節。略聞此間。從古以來。惟弘教法。於今始剏

宗門。往往信與疑而未決者眾。殊不知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。從上無數大劫。千佛萬佛。互相出世。惟傳此心。非特迦文老漢出世。強立此旨。且如初生下來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云。天上天下。唯我獨尊。但不知此語。出何教典。此便是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底張本。以至棄金輪王寶位。直入雪山。六年修道。於臘月八夜。覩見明星。忽然頓悟。乃云。奇哉一切眾生。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。不能證得。此是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底樣子。但不知教相中。以為教解釋耶。以為禪解釋耶。自成道之後。於三七中。思惟如是事。無啟口處。蓋為下根中根上根啟問。不得已起道樹詣鹿苑。觀根逗教。應機而說。下根者。為說小乘法。四諦法門等是。中根者。為說中乘法。十二因緣等是。上根者。為說大乘法。六波羅蜜等是。初談有教。阿含等經是。為一切眾生。皆著有見。次演空宗。般若等經是。一切眾生。復著空見。著有著空。執病轉深。後向靈山。始開中道。非有非空。中道大乘之教。圓覺楞嚴華嚴等經是。說來說去。三百餘會。漸積之多。滿龍宮盈海藏。凡一切經中。皆說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之理。曉然無纖毫差殊。如何見得。如金剛經。首先須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如來善護念諸菩薩。善付囑諸菩薩。乃至。云何應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世尊更不周由者也。只就他身子上打劫。答云。須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應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須菩提當下妥首貼耳。便道。唯然世尊。只不合道箇願樂欲聞。引得許多葛藤遍地。此是諸經中。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影子。此之經語。只指為教相文字之說得麼。末後又道。云何為人演說。不取於相。如如不動。雖有疏鈔解釋。到此亦未免口似礮磬。南泉和尚。猶放不過。便道喚作如如。早是變了也。衲僧門下。無縫罅處。拶開縫罅得人憎。無出這些子。所以瞿曇老漢。洞見後來必有泥教者。乃云。始從鹿野苑。終至跋提河。於是二中間。未嘗說一字。雖則盡力剗除執泥教相之病。其柰執病轉深。此處合徹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。後於靈山百萬眾前。拈一枝花。獨有迦葉。領於一笑之頃。便見拂跡成痕。不合更使冬瓜印。吾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分付摩訶迦葉。[土*盍]圾堆上。重添[土*盍]圾。當時百萬眾中。忽有箇漢。翻轉面皮。便見一場敗缺不少。瞿曇入滅之後。迦葉阿難諸大弟子。結集從前四十九年所說之法。列為三乘十二分教。豈特只滿龍宮盈海藏耶。其有無著天親護法馬鳴等諸菩薩。深慮小根小智者。難曉佛理。於是各各造論解釋。號為經律論三藏。漸漸傳來唐土。終未能足。由是玄奘諸師。親往西天。請經律論。歸來東土。乃見一切人。實難曉解。遂製疏造鈔解釋。令一切人。容易曉解。積來積去。堆積如山。自此之後。習經律論疏鈔者。執為文字之學。以為究竟之學。不信教外別傳之旨。是為究竟之道。深可憐憫。但不知執泥文字者。除却黑墨白紙之外。如何趣向。往往金口玉舌。亦難與分說。逗到臘月三十日。生死到來。前路茫茫。未知何往。方知文字之學。果不得力。悔將何及。迦葉阿難等。結集法藏之後。更不復著眼。只將靈山密付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。祖祖相傳。是故。阿難問迦葉

云。師兄。世尊傳金欄外。別傳何物。迦葉呼云阿難。阿難應諾。迦葉云。倒却門前剎竿著。這箇即是前來所得底冬瓜印子。遞相傳授。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祖師。得法破六宗之後。受讖記。十萬里航海而來。遊梁歷魏。惟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。少林九年面壁。得神光求道于前。其神光者。乃所學儒教。諸子百家。貫古通今。無不曉了。所習三乘十二分教。無不精通。問法達磨祖師云。諸佛無上妙道。可得聞乎。達磨祖師答云。諸佛無上妙道。豈小根小智下劣之者所得哉。於是神光斷臂于前。立雪齊腰。祖師問云。當以何求。神光云。我心未寧。乞師安心。祖師答云。將心來。與汝安。神光推窮儒教諸子百家三乘十二分教中。並無一句相應。只據實祇對云。內外覓心了不可得。如趣狗逼牆。計窮力盡。祖師只輕輕以冬瓜印子。面門上一搭云。與汝安心竟。且道與世尊答須菩提。應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之旨。何異何別。試著眼看。神光得此印可。據師繩為二祖。繼得三祖。乃是白衣居士。儒釋之教。無不精通。忽患風恙。特來問法於二祖云。弟子身纏風恙。乞師懺罪。二祖更不移易一絲毫子。便云。將罪來與汝懺。三祖亦如是。推窮無計。乃云。內外覓罪。了不可得。二祖仍將所得底印子。一塔云。與汝懺罪竟。佛佛授手。祖祖相傳。直至今日。所以靈山拈花一節。謂之教外別行。既是經律論。皆包括在中。更不單單具載。是知。我此宗門。猶如大海。百川異流。莫不同歸一味。如太虛空。盡百億恒河沙世界。無不包容。所以道。未有世界。早有此性。世界壞時。此性不壞。諸佛未出世。祖師未西來。人人常光現前。箇箇壁立千仞。在聖不增一絲毫。在凡不減一絲毫。惟是迷悟有殊。所以聖凡有異。遂致執泥文字之學滋多。本有之性。不能發現。背覺合塵。弃本逐末。蓋由是矣。儒教亦云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此本即是自己本命元辰。本來面目。得此本立。方可得道生。本若不立。何緣得道。生此是儒家膚淺之教。尚且說得如此親切。何況不傳之妙者耶。是汝諸人。若要真箇參禪學道。究明生死大事。以徹證為期者。第一須具堅久身心。先將平昔所學。諸子百家。文章四六。所習經律論。文字之學。與夫見聞覺知。惡知惡覺。一切雜毒。颺在他方世界。然後退步就己。放教空勞勞地。只將古人一轉語。貼在鼻尖子上。晝三夜三。行住坐臥。折旋俯仰。孜孜切切。抵死[拚-ム+玄]生。與之廝厓。無纖毫間斷。不見道。暫時不在。如同死人。提撕來提撕去。日久歲深。因緣純熟。忽然猝地折。曝地斷。大死一回。已眼豁開。本地風光。頓現在前。方知道。元來只在自己。不在別人。直下不疑佛。不疑祖。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。所以道。參禪須是悟。悟了須遇人。若不求明眼宗師印證。譬如讀書發解及第了。不得轉官相似。亦只徒然。既得柄霸入手。便知生從何來。死從何去。生死去來。絲毫無疑。到任麼田地。方謂之大休大歇。無生死可怖。無菩提可求。盡十方世界。通上徹下。是箇真實人體。豈不見古德道。若有一人。發真歸源。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信不誣矣。然後道香果熟。入纏垂手。隨機接物。自然綽綽有餘裕哉。若是半信半疑。今日問一句。明日問一句。更歇數日。又看冊子中。記得兩句

。又問如何若何。央央庠庠。更有一等薄福闡提。專要點檢別人。並不點檢自己。決不堪為種草。散保此等之人。參到驢年。也未夢見在。豈不見。良遂座主講得極是淵源。乃知教相文字之學。非是究竟。聞麻谷和尚門牆孤峻。弃去文字之學。特去參扣。麻谷一見。便知是箇漢。便去菜園裏。善知識者。是大因緣。且不與你周由者也。如何若何。只要箇人。向無入作處入作。及至第二次見。麻谷直入方丈閉却門。良遂忽然大悟。直從死邊過。便供出死歟云。和尚莫瞞良遂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。幾乎被十二本經論。賺過一生。從前執泥經論文字之學。執病。當下冰消瓦解。及歸講肆中。謂眾曰。諸人知處。良遂總知。良遂知處。諸人不知。若不回光返照。安有此耶。所以宗門不問僧之與俗。貴之與賤。皆可趣向。所以從前大儒李翹相公裴相國東坡內翰韓文公張無盡楊無為等。諸大朝貴。自小讀書發解。及第做官。到極則處。了儒教故是貫古通今。飛英騰茂。釋教道教。無不精通。亦知非是究竟。急急回頭轉腦。參見知識。往往聰明靈利。半信半疑者。難得入手。其聰明靈利底。除是不向前。若奮鐵石身心。極容易契證。豈不見于頓相公。參見紫玉藥山諸老宿。他尋常儒釋之教。無不遍看。只將所疑之句。以發問端。一日忽問云。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。飄墮羅刹鬼國。古德便與直提向上頂門。痛與一槌。答云。于頓客作漢道什麼。于頓相公滿面怒色。古德指云。這箇便是黑風吹其船舫。飄墮羅刹鬼國。于頓言下忽然契悟。須信佛法無人情。除是大根器人。方禁得這箇惡辣手段。與央央庠庠。半信半疑者。何啻天地懸殊。所以古德道。參禪參到無參處。參到無參始徹頭。又有老宿云。參禪參到無參處。參到無參未徹頭。一似水上捺葫蘆子相似。如何摸索。必竟如何。一拳拳倒黃鶴樓。一踢踢翻鸞鷗洲。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復舉蔣山贊元禪師。因荊公舒王問云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蔣山不答。舒王扣之既久。不得已而謂之曰。公受氣剛大。世緣深厚。以剛大之氣。必能身任天下之重。然用捨不能必心之未平。以未平之心。安能一念萬年哉。師拈云。大小大贊元禪師。雖則著草鞋。向舒王肚裏走千百步。殊不知。剛大之氣。即是此道之大本。佛法之根源。本欲當面瞞人。那知翻成自瞞矣。當時舒王。若裂轉面皮。甚處討蔣山。然雖如是。要見舒王則易。見蔣山則難。且道。諦訛在什麼處。諸人還委悉麼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。伯牙與子期。不是閑相識。便下座。

兀菴和尚語錄卷上

住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

侍者 道昭 景用 禪了 編

陞座祝 聖。據坐垂釣。出得油缸入醬缸。通身是口若為談。老拳尚有些筋力。
[拚-厃+去]命來機為指南。有麼有麼。有僧出問云。極目春光水照空。岸莎汀草碧茸茸。乘時願赴懇懃請。大展慈風振祖風。學人上來。願聞第一義諦。師云。杲日當空。清風布地。進云。諸佛出世。地涌金蓮。和尚榮鎮此山。有何祥瑞。師云。肇開華岳連天秀。放出黃河一派清。進云。非但建長增瑞氣。八方鼓舞樂忻忻。師云。春行萬國。月印千江。進云。大唐國日本國。宗風益振無殊別。如何是大唐國佛法。師云。一棒一條痕。進云。如何是日本國佛法。師云。一撋一掌血。進云。任麼則一處通。千處萬處一時通。師云。只你一箇未知痛痒在。進云。只如大檀那國公殿。特加禮請和尚。開堂演法。和尚數次啟箇力辭。復進十五偈控免。因甚究竟辭免不得。師云。早知今日事。悔不慎當初。進云。可謂佛佛道同悲願重。廣開利濟沃蒼生。師云。好事不如無。進云。茲辰國公殿。親臨拱聽法要。必竟如何指示。師云。近水樓臺先得月。向陽花木早逢春。進云。任麼則錦上鋪花千萬重。師云。這一句子。却也相似

乃云。諸佛未出世。祖師未西來。人人真智湛然。好箇清平世界。無端胡種萌孽。便見毒惡流行。平地干戈。無風起浪。遂致分疆列界。移東補西。荊棘參天。葛藤遍地。然雖如是。只如世界未立。佛祖未興已前。如何通信。良久云。鯨吞海水盡。露出珊瑚枝。復舉臨濟和尚。因王常侍相訪。同到僧堂。常侍云。這一堂僧。還坐禪麼。濟云。不坐禪。常侍云。還看經麼。濟云。不看經。侍云。也不坐禪。也不看經。必竟作箇什麼。濟云。總教伊成佛作祖。侍云。金屑雖貴。落眼成翳。濟云。將謂是箇俗漢。師拈云。臨濟老漢。氣吞寰宇。只要勘破一切人。却被王常侍等閑勘破。諸人還知麼。且聽下箇注脚。一挨復一拶。一踢復一拳。今古應無墜。分明在目前。

當晚小參。有僧出問云。空手把鋤頭。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。橋流水不流。意旨如何。師云。金剛杵打鐵山摧。進云。如何是空手把鋤頭。師云。千聖難摸索。進云。如何是步行騎水牛。師云。覩著則瞎。進云。人從橋上過。橋流水不流。又作麼生。師云。却較些些子。

乃云。有句無句。如藤倚樹。樹倒藤枯。句歸何所。須知言詮不及。描貌難成。渙山笑裏有刀。遂致叢林話霸。恁麼恁麼。大難大難。纔有一絲頭。便有百絲頭。獅子一滴乳。迸散百解驢乳。然雖如是。添得渙山笑轉新。

復舉。乳源和尚示眾云。西來的的意。不妨難舉唱。時有僧出。乳源擘脊便打云。如今是什麼時節出頭來。便歸方丈。師拈云。正令不行。拗曲作直。這僧若知痛痒。乳源歸方丈未得在。

上堂。卸却千斤重擔。惟要在處清閑。老來業債未脫。復墮建長一關。語音未辨。酬酢猶艱。說者聽者難復難。只據一條白棒。南來者北來者。俱與痛棒。忽然打著一箇半箇獨脫底。從教知道。酌然不在說處不說處。三乘十二分教。總是指空話空。撒土撒沙。必竟如何。摘楊花摘楊花。

佛生日上堂。右脇纔生。便放拍盲。指天指地。獨步縱橫。雲門要打殺。建長助掘坑。惡種從教不復萌。雖然。也是賊過後張弓。

結制上堂。昨日晴今日雨。春夏交承。時節順序。一似林下衲僧。不越規矩。三月安居。克期而取。西天以蠟人冰。雲峰以鐵彈子。建長亦有一條活路。飢則飡渴則飲。閑則坐困則眠。以此為據。諸人但任麼參。決不賺忤。

解夏小參。佛以一音演說法。眾生隨類各得解。敢問大眾。且那箇是一音所演之法。莫是天是天地是地。山是山水是水麼。莫是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麼。如斯理論。大似撥火覓浮漚。且道是那箇一音。以拂子擊禪床云。一音既演。直得盡乾坤大地。若聖若凡。情與無情。聞是法音。悉得悟解。然雖如是。唯有拂子。不入這保社。何故。不見道。山僧不會輪甲子。一葉落知天下秋。又擊一下。

上堂。解開布袋頭。縱橫得自由。其往也無拘無束。其去也南州北州。放牧鴻山水牯牛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謝兩藏主上堂。拈拄杖召大眾云。大藏小藏。盡從這裏流出。諸人若知得落處。一生參學事畢。其或不然。且聽拄杖子。從頭點出。左邊卓一下云。這箇是有教。右邊卓一下云。這箇是空教。中間卓一下云。這箇是中道大乘教。三段不同。欲釋此經。向下文長。付在來日。又卓一下。

國公就本寺。滿散祈禱道場。禮請普說。(問答不錄)。

乃云。大人具大見。大智得大用。胸藏六合。掌握乾坤。坐碧油床。被忍辱鎧。執堅固箭。秉智慧弓。總大千世界。為一戰場。指百億須彌。為一射垛。百發百中。雙放雙收。掃除百萬妖魔。勦絕步多惡黨。便見時清道泰。海晏河清。八表歸仁。萬邦入貢。頓懸自樂。坐鎮無憂。可謂我於法王得法自在。正恁麼時。且道。功歸何所。良久云。寸刃不施魔膽碎。望風先已豎降旗。

復云。佛說一切法。為度一切心。若無一切心。何用一切法。蓋由一切眾生。無始以來。無知僻執。起惑造業。輪迴五趣。如來出世。隨宜為說處中妙理。令諸有情。了達諸法。遠離疑執。起處中行。各自修滿。得三菩提。證寂滅樂。皆由心之所作。古德云。只箇心心心是佛。十方世界最靈物。縱橫妙用可怜生。一切不如心真實。持五戒生人道。修十善生天道。皆由心作。至於捨有漏入無漏。棄有為入無為。皆由心作。蓋造善造惡不同。所以諸佛出世。觀根逗教。演說三乘法門。乃至隨彼彼類。現彼彼身。而為說法。此法惟只一法。蓋為有此一切心。應機為說一切法。雖隨根機而說。於人天大會之中。亦有悟無生忍者。有證阿耨菩提者。亦有雖在會中。如聾如

盲。不能曉解者。蓋證悟有淺深。得道有優劣。或密說而顯演。或談空而顯實。或指示教外別傳之旨。無非只要一切人。明自心見自性。證此法。此法者。非有非無。非有無。非無無。若道不在說處。一代時教。甚處安著。若道在說處。且此法作麼生說。須是夙有靈骨。信根堅固。方有趣向分。是故大檀那。夙乘願力。篤信佛法。歸敬切切。盡寫藏典。披閱誦持。知非究竟。由是力究教外別傳之旨。孜孜不捨。食息不忘。以徹證為期。是知。大根器大力量再來菩薩。方能如此。又能成大伽藍。為國中第一甲剎。廣安多眾。各令知大叢林規式。各令參究己躬大事。各令知有教外別傳之旨。甚深廣大。可以續佛慧命。能離生死此岸。達到菩提涅槃彼岸。廣度有情。總令成佛。常運此心。愈堅愈久。能如是哉。老僧乃蜀邦生長。訪道江湖有年。適因法眷道舊不忘之義。屢承之約。累却復至。以故。撤去寺事。暫乘良便。越漠觀國之光。先承國公殿。特垂降接。一見如故。雖語音未通。凡動靜往來。語默酬酢。心眼相照。只此以見吾道眷屬而致然矣。便見瞿曇老漢。三百六十餘會。宣說此法。或人間或天上。說者聽者。心心相知。眼眼相照。與今日所說所聽。等無有異。所以道。過去一切劫。安置未來今。未來現在劫。回置過去世。灼然參到。前後際斷。三祇劫空。照見塵劫以來。絲毫無差。凡情聖量。覓一絲毫。了不可得。所謂一念普觀無量劫。無去無來亦無住。如是了知三世事。超諸方便成十力。參學之士。向這裏見徹自己本地風光。本來面目。歷歷分明。方知一代時教。句句字字。不說別事。與教外別傳之旨。無異無別。或於三乘十二分教中明得者。或於教外別傳之旨明得者。總是到家蹊徑。教中明得者。終是迂曲。教外明得者。不妨直截。唯直截一路。必能到家。必到大休大歇之場。盡未來際。得自在。何故。離心意識參。出聖凡路學。方謂直截者也。除是大根器。大力量。方堪煅煉。無常迅速。莫作等閑。古德云。努力今生須了却。莫教永劫受餘殃。決然人身難得。好時難逢。知識難遇。正法難聞。既得人身。袈裟著體。好時既逢。知識既遇。正法既聞。剗地不將為事。蓋是不曾種得般若種子。聞似不聞。見似不見。遇似不遇。蹉過者多。蓋為有此一切心。所以佛說一切法。山僧自春夏至秋。奉意旨。為國為民。啟建祈禱道場。日以初中後三時。領大眾。熏修披閱誦持。專祈豐稔太平。今來果遂懇祈。茲辰滿散。陞座為眾普說。無非以此心說此法。感格諸佛龍天。鑒茲誠禱。吉祥中吉祥。殊勝中殊勝。乃是此心此法之靈驗也。眾中辦道兄弟。為在教中明得。為在教外明得。往往如風過樹者多。灼然不是小事。佛法下衰。無甚今日。老僧在處叢林。每見眾中辦道兄弟。孜孜切切。不捨晝夜。以徹證大事為期。或有一箇半箇。挨將出來。弘持大法。依舊超出古今者多。若是道念不堅。力量不大。終難希求大法。豈不見。趙州云。諸人被十二時使。惟老僧使得十二時。且道。他在甚處著倒。是汝諸人。若真箇孜孜切切。只將己躬一件生死大事。晝三夜三。與之廝厓。片時不肯放捨。灼然便得十二時。若只今日明日。點檢張三。點檢李四。聽人說好便道好。聽人說不好。更道不好。謂之矮子看戲。隨人上下

。於自己。依舊黑漫漫地。空喪光陰。不覺老病將至。生死到來。將何抵敵。驢胎馬腹。無可疑者。蓋緣虛消檀越信施。枉受人天供養。棄却自己工夫。只說他人過惡。他人若無過惡。粧點強說是非。以之為張。三塗地獄。如何逃得。此是決定之義。與經教所說一同。且不是誑謔之語。信也好。不信也好。老僧千錯萬錯。越漠乍到此間。衰晚之質。語音未通。無奈難却上命。勉力支撑住持之職。陞堂入室。示眾普說。雖不曾缺。垂手之際。自嘆枉費精神。大凡出家之士。置身叢林中。披佛袈裟。住佛屋。喫佛飯。須是持佛戒。修佛行。弘佛法。續佛慧命。或出來辦事。輔佐叢林。須是有始有終。盡善盡美。成就叢林典刑。即是成就自己。方名禪和子。方可稱佛弟子。若不然者。何緣得大事千了百當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可謂緇田無一簣之功。鐵圍陷百刑之苦。是誰過歟。蓋是道念不堅。力量不大。有此差別。所謂佛法下衰。無甚今日者是也。若說此心此法。說到盡未來際。無有窮盡。在會聽者聞者。俱受龍華記別。有一頌子。奉為圓滿願心。舉似大眾。為國為民運此心。果符虔禱獲豐榮。時清道泰封疆闢。合國歡呼賀太平。

上堂。一塵入正定。諸塵三昧起。諸塵入正定。一塵三昧起。三昧與正受。土塊泥裏洗。嘆。白日堂堂眼見鬼。非不非是不是。甲子乙丑海中金。丙午丁未天河水。諸人若也不會。且聽拄杖子當陽指示。卓一下云。今朝是九月一。明日是初二。又卓一下。

諸山至上堂。云開爐節。何可說。無賓主話。口含霜雪。既遇知音。謾且拈撥。是汝諸人。切不可胡亂挑撥。默默守之。忽然冷灰豆爆。方知道。文武火種難磨滅。

別山斷橋二法兄訃音至。上堂。南山白額虫。撞倒太白峰。直得西湖徹底枯竭。東海怒浪翻空。安漢圭峰拊掌。天台尊者搥胸郎忙。日本國裏打鼓。大唐國裏撞鐘。何也。兄弟添十字。此意孰能窮。拍膝一下。噓一聲。下座。

東福法兄至上堂。同飲龍困。同依師席。切磋琢磨。相滋相益。分袂東西。各提祖令。越漠來投。心膽傾盡。執別恰恰。一周千里。俯垂輝映。舉眾再奉慈光。無異撥雲見日。若是向上向下。總將靠之一壁。何也。憶得凌霄蠱毒之家。水也不曾沾他一滴。阿呵呵。會也麼。青山不鎖長飛勢。滄海合知來處高。

上堂。吾本來茲土。傳法救迷情。一花開五葉。結果自然成。拈云。老胡授般若多羅讖記。區區十萬里。航海而來。游梁歷魏。冷坐九年。以至分皮分髓。將謂有多少奇特。及乎付法一偈。便見敗缺不少。建長雖是他的傳正派兒孫。不曾將腳踏他界至。茲遇遠諱之臨。因齋慶讚。亦有一偈。舉似大眾。吾本來茲土。無法與人傳。成蛇者入草。成龍者上天。

天台山萬年寺二童行化主至上堂。人從天台來。却得西川信。報道萬年松。生在石橋頂。豐干不合饒舌。累及拾得寒山。奮不顧身。奔南走北。直趨東海龍王窟宅。探扶蒼龍領下明珠。懷抱而歸。廣作利益。非惟照徹十虛。光吞萬象。直使大海變作

桑田。千手大悲重增光彩。驚起五百大士。各各從定而起。擘開蒸餅峰。吸盡斷橋水。合掌贊言。善哉善哉。希有希有。大唐國日本國。千古之光。得能超越。然雖如是。以拄杖打一圓相云。諸人還知此大寶珠來處麼。卓一下云。若教容易得。便作等閑看。擲拄杖下座。

西巖訃音至上堂。近得遠來口傳信。報道年來頗安靜。唯有太白瑞巖翁。撞破虛空有雜碎。驚起西川大蓬山上石女淚雙垂。引得扶桑巨福山中木人空嘆息。且道。因甚如此。良久云。同飲龍困無義水。手足義重如膠漆。拍膝云。斷絃安得鸞膠續。

冬節小參。圓同太虛。無欠無餘。良由取捨。所以不如。豈不見道。如我按指。海印發光。這裏眼見鬼去。不為差事。設或汝暫舉心。便見塵勞先起。須知群陰剝盡。而無剝盡之蹤。一陽復生。而無復生之跡。既無蹤跡。迥絕承當。鐵樹開花撲鼻香。

復舉雲門和尚上堂。僧問云。請師答話。雲門召大眾。眾舉頭。雲門便下座。師拈云。雲門任麼答話。已是舌頭拖地了也。雖然。未舉已前薦得。早是不堪持論。何況蓋覆將來。乃高聲召大眾。眾舉頭。復云果然。便下座。

冬節上堂。冬至寒食一百五。中有一轉平實語。缺齒老胡舉不全。賺他立雪人莽齒。諸人要知麼。良久云。貓兒偏解捉老鼠。

上堂。臘月八夜眼見鬼。便開大口說道理。若向衲僧門下過。爛槌一頓無疑矣。莫有助拳助踢底麼。操日本鄉談云。和蘇嚕之。

最明寺殿。應夢就本寺。命僧看金剛經萬卷。祈保天下太平。請滿散陞座。(問答不錄) 乃云。一切有為法。如夢幻泡影。如露亦如電。應作如是觀。驀召大眾云。作是觀者。名為正觀。若他觀者。名為邪觀。若於唱教門中。足可瞞神謾鬼。若於衲僧門下。大似鄭州出曹門。雖則瞿曇老人於般若會上。無中唱出。豈謂後五百歲。繫縛盲驢。無自由分。豈不見。葛猿無故。聞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言下錯認驢鞍橋。作阿爺下領。累及周金剛。焚却一檐疏鈔。便敢胡搆亂打。也大無端。殊不知。我王庫內。無如是刀。須知三世諸佛說夢。歷代祖師說夢。一人傳虛。萬人傳實。遍滿西天唐土。莫能止遏。不覺不知。流傳日本。最明寺殿。白日青天。開眼說夢。一似靈山會上。親見親聞。無異無別。建長有氣無出處。從而不識好惡。向大集殿。對眾與之說破。清平世界。切忌訛言。直教天下太平。兵戈絕戰。國安民泰。歲稔時豐。飢則食。渴則飲。閑則坐。困則眠。於事無心。無心於事。無欲無依。豈不慶快。然雖如是。掬水月在手。弄花香滿衣。復舉舍利弗問須菩提。夢中說六波羅密。與覺時同別。須菩提云。此義幽深。吾不能說。此會中有彌勒大士。汝往彼問。拈云。舍利弗開眼說夢。須菩提寐語嚙言。建長憤氣不甘。一時按過。因成一頌。舉似大眾。夢中演說六波羅。覺時同別苦問他。今日最明重演說。更無一字有譎訛。呵呵。會也麼。好是太平無事日。酌然不許動干戈。喝一喝。

徑山佛鑑忌拈香云。每年三月十八。憶著痛恨入骨。巨福山上望凌霄。萬重山海煙波闊。謾爇一炷兜羅木。唵(引)噴噴[口*發][口*發]。

楞寮字阿彌陀經書偈送最明寺殿

我有大經卷。量等三千界。親付最明殿。祝壽如滄海。但願得此經。當下明此心。的知胡達磨。元不在少林。

最明寺殿契悟因緣

壬戌十月十六朝。最明啟問曰。弟子近日坐禪。見得非斷非常底。師云。參禪只圖見性。若得見性。方得千了百當。最明日。和尚方便指示。師云。天下無二道。聖人無兩心。若識得聖人之心。即是自己本源自性。最明日。弟子道崇無心。師云。若真箇無心。豎窮三際。橫遍十方。(指燭云。)譬如蠟燭未澆成以前。即是本地風光。本來面目。及至澆成點薰。輝耀雅觀。照徹冥暗。人人瞻望。末後燭盡光極。依舊如前消息。佛出世度人。亦復如是。未出世以前。淨法界身。本無出沒。以大悲願力。示現。出世成道。隨上中下根機。演說三乘十二分教。拈花示眾。為令聖凡人天大眾。明心見性。末後入無餘涅槃。亦如一條蠟燭。無二無別。萬古流通。直至今日。若見此性。直下便見也。良久云。見麼。最明日。森羅萬象。山河大地。與自己無二無別。師云。青青翠竹。盡是真如。鬱鬱黃花。無非般若。最明言下忽然契悟。通身汗流。乃曰。弟子二十一年且暮望。今一時已滿足。感淚數行。作禮九拜。師即起。佛前燒香。與之印可。即將自身法衣一頂付之。祝云。公不易到箇田地。宜善護持。令法久住。親付法衣。以表燈燈相聯。續佛慧命。以光末運。萬世愈榮。次為說付法偈。

我無佛法一字說。子亦無心無所得。無說無得無心中。釋迦親見燃燈佛。

最明寺殿悟道後。師贈之助道頌五首

老僧初到與三拳。埋恨脣中結此冤。痛恨忽消開正眼。方知吾不妄宣傳。
悟了還同未悟時。著衣喫飯順時宜。起居動靜曾無別。始信拈花第二機。
二十一年曾苦辛。尋經討論枉精神。驀然摸著娘生鼻。翻笑胡僧弄吻唇。
治國治民俱外事。存心存念自工夫。心思路絕略觀看。佛也無兮法也無。
壬戌十月十六朝。虛空拳踢不相饒。等閑打破疑團後。大地黃金也合消。

最明夢一善知識。教訓堅固參禪。惺後親繪供養。越兩年值老僧到。先來參禮。果與夢見一同。契悟後。捧呈所畫頂相求讚

千煅萬煉工夫熟。感得夢見善知識。力勸加工用行修。果獲契悟心滿足。自彰醜惡自塗糊。佛祖仰望俱失色。老僧更與添一重。(咄)急急如律令勅。

長書上最明寺殿

昨使者云。最明寺殿。乃因大風所損百物。天下萬民辛苦。御心中憂閑不樂。以此可見。憂人不憂己。乃是佛菩薩用心如此。老僧雖在病中。亦不憂己。惟憂衲子已

事未明。所謂天下無二道。聖人無兩心者是也。佛在世時。因瞿曇種族。將遭大風火難所侵。急來投佛免之。佛云。免不得。何以故。眾生造業之多。共業所感。謂之定業難逃。劫數難逃。若一向安樂如意者。不知罪福來源也。繼即瞿曇種族。被風火爇盡。所以佛有三能三不能者也。記得古德示眾云。昨日洪水大作。華山崩倒。湍壞了數萬人家。你輩後生。知什麼茄子瓠子。語中有理有事。有憂有不憂。當時若有通方作略者。只好與他掀倒禪床。便見一場敗缺。又記得老東山演祖云。不憂諸莊旱澇。惟憂禪和子。不會狗子無佛性話。老東山。纔開臭口。便見鄉談。剋由臥耐。又記得。太宗皇帝因蝗蟲大作。喫盡天下萬民稻苗。帝令人捉虫來。自食之云。只喫朕心肝。莫苦我天下萬民。由是。蝗蟲便息。此亦是憂民不憂己。若與老東山把手共行。猶較三步在。五濁惡世。成劫住劫壞劫空劫。輪轉不息。便有大三災。風災火災水災隨之。欲界天。色界天。尚不免也。又有小三災隨之。病苦飢苦儉苦。五濁世中。必難逃矣。惟有前身作福。今身受也。若前身作業者。定定今身後身。更後身受也。絲毫無差。所以。佛出世。勸人作福避罪。息貪嗔癡妄念之業。修戒定慧三無漏學。從淺至深。從凡至聖。從劫至劫。乃至無數劫。功行圓滿。必能證佛大果。却來五濁世間。隨機為說最上乘法。悉令證入阿耨菩提。亦無菩提可得。亦無證入之理。所以千佛萬佛。唯以此法傳持。佛佛祖祖。無二無別。況今末劫之時。道不及古。說道者多。行道者少。日本興溯宗門。唯我最明寺殿。再來之佛。留心佛法。道念堅固。超越上古聖人。一頭地矣。禪衲中向道者多。堅固者少。老懷唯憂。向後之弊。恐不及古也。諸莊旱澇亦憂。大三災小三災亦憂。禪和子不會狗子無佛性話亦憂。自己老病亦憂。未得脫回宋佚老亦憂。此之千憂萬憂。直憂至阿逸多下生。又更添一重憂在。能與老僧。免得此憂否。莫若憂之與樂。好之與惡。是之與非。古之與今。佛之與祖。一劃割斷。便見天下太平。扶病信筆上。希一覽矣。

最明夢見寺中僧堂。盡是高僧羅漢。上頭一箇大棟樑。惺後即發心。重新鋪蓋工畢

上堂云。檀那夢見大棟樑。高僧羅漢滿雲堂。慷慨重新鋪蓋就。比之兜率更尤強。衲子辦道耐長久。成佛作祖法中王。下等愚迷無正念。鎔銅灌口臥鐵床。

結制小參。有處不是有。無處不是無。有無不到處。馨香滿道塗。驂召大眾云。縱饒窮及到此。猶未是衲僧安身立命處。更說什麼三月護生。九旬禁足。大似布袋裏老鴉。雖活如死。若是丈夫志氣。必然別有通方作略。良久云。有麼。擊禪床一下云。將謂春歸無覓處。那知轉入此中來。

復舉。金峰和尚示眾云。二十年前。有老婆心。二十年後。無老婆心。有僧出問云。如何是二十年前。有老婆心。峰云。問凡答凡。問聖答聖。僧又問云。如何是二十年後。無老婆心。峯云。問凡不答凡。問聖不答聖。師拈云。金峯年老心孤。這僧

有眼無耳。待它任麼道。便與掀倒禪床。豈不俊快。建長這裏。縱有咬猪狗手脚底出來。棒折也未放過在。

上堂。舉智門和尚。僧問。蓮花未出水時如何。答云。蓮花。出水後如何。答云。荷葉。頌曰。出水未出水。心疑生暗鬼。鞏縣造茶瓶。一隻三箇觜。

上堂。舉趙州。僧問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趙州答云。我在青州。作得一領布衫。重七斤。師頌曰。青州布衫重七斤。由來錯認定盤星。那知富士山孤峻。到頂須行三日程。

達磨祖師忌拈香。召大眾云。東望大乘器。區區十萬里。因這一著錯。累及人斷臂。(以香指祖師云)彼錯猶且可。(復自指云)此錯無巴鼻。彼錯此錯訴之誰。(插香云)倒拈鐵笛逆風吹。

徑山偃溪玗荊叟國清源靈叟等訃音至。上堂。潤東一脉。滔滔聒聒。接於偃溪。波騰巒立。涌東西湖。奔湍迅速。返本還源。龍淵窟宅。直得凌霄起舞。五峰唱拍。引得天台山國清寺東廊上。寒山拾得。颺下生苔帚。拊掌呵呵。金華傅大士。空手把鋤頭。涕淚悲泣。正恁麼時。諸人還知三大老為人親切處麼。拍膝一下云。憶著令人肝膽裂。

上堂。舉乾峯和尚。有僧問云。十方薄伽梵。一路涅槃門。未審路頭在什麼處。乾峰以拄杖畫一畫云。在這裏。有僧請益雲門。門云。扇子勃跳。上三十三天。築著帝釋鼻孔。東海鯉黑打一棒。雨似盆傾。師拈云。兩箇老凍儂。一人渾嶮吞箇棗。一人蘸雪喫冬瓜。引得這僧。口裏水碌碌地。躉拈拄杖云。建長拄杖子。忍俊不禁。總將各各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一時穿却。卓一下。雖然如是。諸人還甘麼。良久云。其或不然。不妨重下注脚。乃云。冬天日短。兩人共一椀。唵阿盧勒繼娑婆訶。擲拄杖下座。

臘八上堂。夜夜明星現。時時兩眼開。如何臘月八。特地嘆奇哉。引得隨邪逐惡者。至今一味狗來腮。

退院上堂。無心遊此國。有心復宋國。有心無心中。通天路頭活。舉主丈云。主丈頭邊挑日月。

合國悲泪勸留。師堅執不允。部從遠送上航。列拜泣別。順帆即復舊隱。又被公選。住持婺州雙林。七次控辭不得。

住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

侍者 景用 編

指三門。衲僧門下。活路通天。腳頭腳底。能方能圓。召大眾云。照顧踏破常住磚。

佛殿。如何是佛殿裏底。(咄)無端開口便臭氣。掩鼻不及。只得五體投地。
傅大士殿。七佛引其前。維摩接其後。一盲引眾盲。至今不唧[口*留](咄)。
據方丈。拈拄杖示眾。吽吽。(擲下云)不信道(便起)。
拈省箚云。靈山佛法。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。令燈燈相續。綿綿不斷。直至今日。愈光愈顯。汝等諸人。各生難遭之想。拱聽首座宣讀。

指法座。向上一路。千聖不傳。等閑踏著。不直半錢 祝 聖。次拈香。奉為太傅平章國公。增崇祿位 次拈香。奉為 判府殿撰侍郎判縣軍正寶謨郎鄉府縣文武官僚。各增祿筭。

據座(問答不錄) 拿拄杖云。拄杖頭邊。草鞋跟底。隨緣放曠。隱遁過時。豈謂業債難逃。復落他家繕續。扶病拖泥帶水。只得豎四橫三。乘時拽取。正續山與雲黃山闕額。為復是神通遊戲。為復是法爾如然。不見道。浙東山。浙西水。四海五湖皇化裏。卓一下。

復舉。世尊初生下來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云。天上天下。唯我獨尊。後來雲門道。我當時若見。一棒打殺。與狗子喫。貴圖天下太平。拈云。跛脚阿師。徒有此語。雙林則不然。我當時若見。便與兜一喝。復向道。黃口小兒道什麼。清平世界。切忌訛言。

當晚小參。久響雙林。可曾遊歷。及乎到來。果是殊別。山環水繞。寺廣人稀。內空外空。無彼無此。彷彿威音那畔。分明古佛家風。不妨按下雲頭。鉢囊暫且高掛。坐則同坐。行則同行。同苦同甘。同憂同樂。必竟事作麼生。但看人情若好。自然喫水也肥。復舉。南泉道。我十八上。便解作活計。趙州道。我十八上。便解破家散宅。拈云。二古德。雖各擅家風。未免笑破天下衲僧鼻孔。雙林盡力[跳-兆+亨]跳。也出他繕續不得。纔入門來。乃見破之又破。損之又損。淨裸裸。赤洒洒。沒可把。亦未免笑破天下衲僧鼻孔。然雖如是。或遇東君借力便有生意。如何見得。前村深雪裏。昨夜一枝開。

冬夜小參。破砂盆。漏燈盞。死偷心。滅正眼。近之則愈遠。親之則愈疎。瞻之在前。忽然在後。全明全暗。雙放雙收。番復看來。當甚熱大。是則也是。只如進前叉手。叉手進前。又作麼生。良久云。冬行春令。復拈拄杖示眾云。雲門大師道。從上諸聖。為甚麼不到這裏。蓮華峰庵主道。古人到這裏。為甚麼不肯住。拈云。把斷要津。不通凡聖。則不無二老。要且無為人底道理。雙林則不然。到與不到。卓拄杖一下云。一時截斷。且道。還有為人處也無。擲拄杖下座。

冬至上堂。一陽來復。暖回幽谷。雲黃山上。喜氣浮空。綉水溪頭。疎影含玉。老胡不會轉身句。無節目中生節目。拈拄杖云。累及拄丈子。皮膚脫落盡。通身烏律漆。卓一下。

臘八上堂。(值雪)正覺山前。星月燦然。雲黃山上。霜雪凝然。普天率土。今古常然。如何臘八。忽然而然。汝等諸人。各宜照顧娘生鼻孔。莫教打失自己眼睛。免致每逢斯旦。惑亂天下叢林。謹白。

請化主上堂。雲門一曲。調高千古。子細推窮。從來無譜。此曲只應天上有。大士得來無本據。今日當陽分付。新年諸路化主。在處富有知音。遇著知音舉似。舉似則不無。且道是何曲調。臘月二十五。

歲除小參。有處不是有。無處不是無。有無不到處。馨香滿道途。古德任麼說話。前不迭村。後不迭店。未盡善矣。只如舊歲不是舊。新年不是新。新舊不及處。堂堂獨露真。且作麼生論量。或有箇漢。聞任麼說。便道正落在古人継續裏。又作麼生支遣。當任麼時。却有箇道處。且作麼生道。良久云。舊歲今宵去。新年明日來。拂子擊禪床一下。復舉趙州道。老僧除二時粥飯。是錯用心。拈云。三十年不下繩床。將謂有多少奇特。元來只在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。至今未有轉身之路。若是朝三千暮八百底。雙林這裏不著。

無準忌拈香云。這箇老漢。軟頑希罕。煨而不熟。煮而不爛。沒興遭他負累。被陷雲黃苦難。怨之不已。恨之不休。(燒香云)且將這箇雪冤讐。

結制小參。去年十月十七。被命來尸敗席。陳逋弊積如山。中外倉庫赤立。勉效佛在世時。持鉢沿門求乞。不憚涉險登危。波波為眾竭力。逗到四月十五。恰滿六箇月日。諸方禁足安居。雙林豈容禁足。領眾展轉求賢。然後求己的實。心空及第歸來。和這自己拋擲。更有一事告報。古聖言端語的。寧可熱鐵纏身。不受信心人衣。寧可鎔銅灌口。不受信心人食。喫飯忽咬著砂。一生參學事畢。若不量彼來處。水也難消一滴。且諳訛在什麼處。拂子擊禪床一下云。直待當來問彌勒。

舉靈樹和尚。僧問。如何是和尚家風。曰千年田八百主。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。曰郎當屋舍沒人修。妙喜曰。愁人莫向愁人說。師云。正抓著雙林痒處。

結制上堂。諸方此日。安居禁足。雙林難說禁足安居。厨乏聚蠅之糲。廩無隔宿之儲。策杖遍叩檀度。免我一眾飢虛。休以蠟人為驗。但願處處逢。渠拍膝一下云。(噁)早知今日事。悔不慎當初。

天童前住首座寮結夏秉拂。

太白峰高。佛祖仰望不及。玲瓏巖險。衲僧指足無門。縱有掀翻四大海。踢倒五須彌底作略。到此總須望崖而退。就中隰州古佛較些子。平易中險峻。險峻中平易。檢點將來。猶在半途。終未能到頂。寧上座固不敢仰視。今夏得與現前一眾。及此方他土。微塵刹海。若凡若聖。情與無情。於其間。平不留。險非取。同住大光明藏。宴坐圓覺妙場。三期之內。據菩薩乘。修寂滅行。壁立萬仞。萬仞壁立。水洒不著。風吹不入。如是而住。如是而修。如是而行。如是而證。是則是。必竟喚什麼。作平等性智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。玲瓏八面自回合。峭峻一方誰敢窺。

舉米胡問僧。近離甚處。僧云藥山。胡云。藥山老子。近日如何。僧云。大似一片頑石。胡云。得恁麼鄭重。僧云。也無你提撥處。胡云。非但藥山。米胡亦任麼。僧近前顧視而立。胡云。看看頑石動也。僧便出。師拈云。米胡當斷不斷。返招其亂。負累者僧。頑石邊蹲坐。轉動不得。當時待他道也無你提撥處。拈棒便打。若云因甚打某甲。却向道。頑石動也。

冬節秉拂。道遠乎哉。觸事而真。目前無法。意在目前。聖遠乎哉。體之則神。不是目前法。非耳目之所到。所以靈山密付。取聲安置篋中。少室單傳。吹網欲令氣滿。自餘行棒行喝。全提半提。總是撒土拋沙。欺賢罔聖。眾中猛烈丈夫。各各氣衝牛斗。豈可甘受屈辱。乘時裂轉面皮。當陽決斷。貴要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從教晷運推移。日南長至。冰河起焰。寒谷回春。一塵蟬而翳天。一芥墮而覆地。雖然。因甚玲瓏巖依舊聳青空。良久云。直恐虛心自天意。人間穿鑿枉工夫。

舉道吾離藥山到南泉。(著語云。門內有君子。門外君子至) 南泉問云。闍黎名什麼。吾云。宗智。(相見易得好。共住難為人) 南泉云。智不到處。作麼生宗。(賊被賊捉) 吾云。切忌道著。(一欵便招) 南泉云。灼然。道著即頭角生。(賊無種相鼓籠) 至三日後。道吾在後架。與雲巖把針次。南泉過見。乃再問云。前日道。智不到處。切忌道著。道著即頭角生。合作麼生行履。(貧兒思舊債) 道吾抽身入僧堂。南泉便去。(君向西秦。我之東魯) 道吾却來坐。雲巖乃問云。師弟適來。為甚不祇對和尚。吾云。你得恁麼伶利。(磚頭來瓦子報) 巖不薦。却去問南泉云。適來因緣。智頭陀作麼生不祇對和尚。南泉云。他却是異類中行。(檐得一檐懵懂換得一檐骨懂) 巖云。如何是異類中行。泉云。不見道。智不到處。切忌道著。道著即頭角生。直須向異類中行。(第二杓惡水) 巖亦不會。道吾知巖不薦。乃云。此人因緣不任此。便與回藥山。(一盲引眾盲。相牽入火坑) 藥山覩二人回。乃問雲巖。汝到甚處去來。巖云。到南泉來。藥山云。南泉有何言句。雲巖遂舉前話。(拾得封皮作信讀) 藥山云。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來。雲巖無對。藥山乃大笑。(盡道藥山笑裏有刀。殊不知怜兒不覺醜) 雲巖便問如。何是異類中行。藥山云。吾今日困。別時來。(舌頭拖地) 雲巖云。某甲特為此事歸來。藥山云。且去。雲巖便出。(教休不肯休。直待雨霖頭) 道吾在方丈外。聞雲巖不薦。不覺咬得指頭血出。(為他閑事長無明) 道吾却下來。問雲巖云。師兄去問和尚。那因緣作麼。雲巖云。和尚不與某甲說。道吾便低頭。(臨袁虔吉頭上插筆) 後雲巖遷化。遺書至。道吾覽了曰。雲巖不知有。悔當時不向伊道。然雖如是。要且不違藥山之子。(同死同生為君決) 師拈云。道吾雲巖。可謂蚌鷀相持。俱落漁人之手。南泉藥山。正令不行。拗曲作直。當時若使德山令行。曹洞一宗。未至掃土。復成一頌。往復落人継續間。那知同步不同行。當初乍可無容質。別作心腸過一生。

靈隱前堂首座寮結夏秉拂。

語漸也。返常合道。方木逗圓孔。論頓也。不留朕跡。泥裏洗土塊。所以。一機一境。總是接響承虛。舉古舉今。特地無風起浪。豈不見道。杜耳目於胎殼。掩玄象於霄外。貴宮商之異。辯玄素之殊。雖則盡力[跳-兆+亨]跳。要且前不迭村。後不迭店。縱使據菩薩乘。修寂滅行。高步毗盧頂。不稟釋迦文。亦未出靈山繼續在。是則是。只如五祖和尚道。羅邏招。羅邏搖。羅邏送。莫恠空疎。伏惟珍重。又作麼生。良久云。不逢別者。終不開拳。

舉保福和尚。因長生卓庵時。去相訪。茶話次。長生云。有僧問某甲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某甲豎起拂子。不知得不得。保福云。某甲爭敢道得不得。有箇問。有人讚嘆此事。如虎帶角。有人輕毀此事。分文不直。一等是任麼事。為甚讚毀不同。長生云。適來出自偶爾。有老宿云。毀又爭得。有老宿云。惜取眉毛。後來雪竇都別云。若非和尚證明。拂子一生無用。玄覺云。一等是與麼事。為什麼有得有不得。孚上座云。若無智眼。難辯得失。師拈云。雪竇玄覺。等是口甜心苦。半似輕毀。半似讚嘆。引得孚上座。無端插觜。拂子忍俊不禁。今夜對眾決破。讚之與毀。得與不得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。甚處得來。然雖如是。惜取眉毛。

兀菴和尚語錄卷中

法語

示關東法孫

關東掌國法孫。誠至信向佛法。只欲發明己躬一大事。懷香袖紙。拜求法語。并袈裟。為究道之助。勉為引筆云。

信為道源功德母。長養一切諸善根。所以諸佛法者。皆從信心之所生。但信心堅固。則善心堅固。若善心堅固。則道心堅固。若道心堅固。則佛心堅固。與天地同根。萬物同體。利人利物。亘古亘今。無一毫之差別者也。信心者。信向佛法僧三寶。敬信天地人神。孝養父母師長。一切事皆能敬信。無有退失。信能必到如來地者也。信向心如是。便能持五戒修十善。若持五戒堅固。善根不斷。必生人道。若修十善堅固。必生天道。若生生信心堅固。善根不斷者。即是三資糧。四加行位。菩薩十住位。十行位。十回向位。煥頂忍世第一位。是也。自此從凡入聖。十地位菩薩。乃至金剛心後。解脫道初。方且漸次入等覺位妙覺位。自十地位。至此妙覺位。謂之如來地。說法如雲。利生如雨。自利利它。度未度也。如來地者。即自己信向堅固之心。是也。持五戒修十善。堅固之心。是也。但心心堅固。位位增修。無有退失者。即是佛心。必到如來地也。縱饒修習到此。却不要執著。直須沒彼前來之位名。但彰自己之實行。吾亦不知。吾是誰。與天地同根。萬物同體。方有少分相應。戒律中教相中。所說一同。若要參透向上一著。須是離心意識參。出聖凡路學。方有趣向分。豈不見。趙州和尚有僧問云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答云。無。自古及今。惱亂天下衲僧。無有休日。法孫。但十二時中。行住坐臥。只向無之一字。切切留心。念念不捨。食息不忘。日久歲深。忽然參透。歷歷分明。絲毫無疑。自己本來面目。本地風光。頓現在前。便與從上諸佛諸祖。所得所證無別。此生它生。得大自在。得大解脫。便見從前信心善心佛心。自己心它人心。天地同根之心。萬物同體之心。無一毫差別。盡大千世界。日月星辰。山河大地。亦無一毫差別。於無差別中。千差萬別。信心亦如是。善心亦如是。佛心亦如是。乃至菩薩心。緣覺聲聞之心。天地人。飛走。山河大地之心。亦如是。心心既如是。可以治國治家。利人利物。盡未來際。無有退失。作是說者。聞是說者。誰復誰乎。(咄)從前汗馬無人識。只要重論蓋代功。

示源清藏主

靈山密付。猶如詰月。曹溪豎拂。猶如指月。遞代相承。炎天求雪。吾侍徑山圓照老師。雖歷多載。曾無一法可得。唯飢飽寒溫。能自知之。至於涉世匡徒。亦無毫髮差別。屢承法眷之約。因東望扶桑。有大乘根器。冒險越漠。觀國之光。復遭世緣所陷。悒悒之氣。而不能釋。源清藏主。贊佐叢社。表儀多眾。超卓偉偉。袖紙需語。以為究道之助。不容堅却。呵凍書此。祝之云。鼻端若有通天竅。可與吾出此氣也。

◦

示隆覺藏主

隆覺藏主。久歷叢林。留心參學。以老僧示眾語中。有無之一字。於四威儀中。提撕不輟。昨五月八日夜。四更四點。就床之時。豁然頓息。自嘆曰。菩提妙果不難成。真善知識。實難遇也。信脚上床。信手整服。更無別念。身心如如。無彼此之非。如如復如如。專一守之。諸緣自空。唯自己耳。雖然如是。不知正邪如何。伏乞慈悲開示。老僧覽之是說。欣然有喜。元來殘羹餽飯。亦有人留心矣。既認得些子蹊徑。方可入道。所謂見道方修道。不見復何修。但專一守之。如執杖牧牛。勿令放逸。莫管相應不相應。正邪不正邪。出此沒彼。盡未來際。不動不變。始是工夫純熟。始是得力處。亦不得打淨潔毬子。更須知。南泉道。喚作如如。早是變了也。須和這無之一字。如如復如如。勝妙境界。一時颺却始得。豈不見道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。一一透得。始解穩坐。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。此語大有賺人處。若檢點得出。却再來老僧手裏請棒喫。

示松島圓海長老

佛法遍在一切處。一切眾生及國土。豈有東土西天。宋朝日本。分疆列界者耶。所以百億四天下佛法。始自靈山之所傳。靈山之佛法。乃自七佛之所傳。七佛之佛法。乃自賢劫千佛之所傳。賢劫千佛之佛法。乃自過去莊嚴劫之所傳。過去莊嚴劫佛法。乃自未有世界。未有佛祖。威音王已前之所傳。其所傳者。本無法可傳。但以心傳心。如水傳器。無傳之傳。所以流傳至今。絲毫不增。絲毫不減。若有有傳之傳。便成斷常之法。終成敗壞。無有今日之盛者也。我於然燈佛所。實無一法可得。誠哉是言。所以參禪只圖見性。如觀掌上。若不見性。無異盲人摸象。有何益哉。我宗無語句。亦無一法與人。若有一法與人。便成斷常之法。非正法也。從上佛佛授手。祖祖相傳。只貴所得所證。正知正見。廓然蕩豁。徹見本源。方謂之正知正見。繩繩有準。法法融通。或於十二分教明得者。或於教外明得者。或有未舉先知。未言先領者。或有無師自悟者。蓋根性優劣不等。只要明白心見自性。宗眼明教眼明。如果日當空。百億四天下。無幽不燭。何曾有絲毫隔礙來。若是所得所證。半明半滅。何緣得徹見本源。既不徹見本源。終成斷常之法。非正法也。[拏-ム+去]得死工夫。方學得生活計。工夫不到。何得周圓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棒打石人頭。曝曝論實事。既得實證實悟處。與從上諸佛諸祖。無異無別。至於隨機應變。捏聚放開。自然得大自在。如雷如霆。有何隔礙來。以至出死入生。出此沒彼。有何隔礙來。松島圓海長老。曩遊宋朝。復回舊邦。贊佐法社。近董禪剎。既曰住持。便有主法之稱。為後學之規模。須要明吾宗之來源。開人天之正眼。方且不枉匡徒之職矣。袖紙需語。信筆不覺忉怛。

示成道大師

成道大師。見任住持肥後州報恩寺。已經數載。內外享合。緇白歸向。切為自己一段大事因緣。胸次礙膺之物未釋。往年雖曾求師指迷。蓋緣歲月蹉跎。未有與決。思之世間名利之役。無有休歇。於自己全無所益。由是暫假不遠數千里之遙。僕僕來參。只要決此一事。了了分明。免致虛生浪死之苦。不辜負出家之志。只求直截。數句繁多難記矣。老僧每見尋言逐句。求玄求妙者。痛掃之。不欲特地。不見道。我宗無語句。亦無一法與人。若只求數句。亦是繁了。若有一句到汝。即埋沒汝也。若無一句到汝。即辜負老僧。有句無句。一時截斷。昔日寂壽道人。參昭覺圓悟禪師。指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提撕既久。忽然契悟。凡有問答。如流無滯。直至淮西。參五祖演和尚。乃圓悟法嗣師也。纔參禮了。五祖問云。汝參什麼人來。寂壽云。參昭覺和尚來。祖遂問云。釋迦彌勒是他奴。他是阿誰。寂壽拊掌大笑云。大小大五祖老翁。元來不識他在。五祖便知是了徹底人。遂與印可。自此七縱八橫。得自在。佛之與祖。到他面前。不滿一笑。更有何生死礙慮。掛胸中耶。成道大師。但將此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十二時中。行住坐臥。喜怒憂樂。片時不要放捨。久久便見倒斷。非但超他總持。末山劉鐵磨寂壽輩一頭地。亦乃翻笑建長老翁。恣將陳年橘皮。以之為火。鼓弄人家男女。敗缺不少。法位大師。既是手足。不必別紙。

示正傳長老(禪師號宏覽)

嗣法小師慧安長老。號東巖。建長聚首。孜孜究道。請益不輟。別後聞之。開法住持。大興宗社。甚慰老懷。顛書遠投。懇求法語。用侍者捧呈云。節次請益。伏蒙開示因緣。欲乞親染而寶之。答云。今為老懶。厭煩却之。重復啟請。信筆以贈云。語底默底不是。非語非默更非。透出重重關捩。而況猶涉厘微。豈不見。靈山拈起。迦葉攢眉。得便宜是落便宜。不是苦心人不知。所以每遇問答酬倡。如空谷答響。豈容囁啄哉。達磨不來震旦。老僧不遊日本。單傳直付東巖。廣為人天宣演。(嘆)輸機是筭人之本。(復指侍者云)我宗無語句。說甚閑公案。(擲筆噓一聲)侍者破顏微笑。復云。老僧今日失利。

示院豪長老

弘持佛法。在人不在法。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是也。既曰住持。却與閑衲子不同。須當潔己精專。為後學者法。應機接物。亦須隨己力量。切防過與不及。從上來大有規則。當一一依而行之乃善。長老經歷多年。必能熏煉不失。若是未能徹證大法。亦須退步就己。窮究教徹。方是千了百當。若只記持言句。蘊在胸中。以為我能我解。最是障道之本。大法無由發明。終不濟事。且如住院一事。終日役役。無有了期。但按其綱紀大槩。碎事撥向一邊。忙裏偷閑。直將僧問雲門和尚云。不起一念。還有過也無。答云。須彌山。但將此一轉語。時時提撕。十二時中。絲毫勿令退失。日

就月將。噦地一聲。便能徹見本有之性。本來面目。虛而靈空而妙。超然獨脫。與從上佛祖。把手共行。出生入死。得大自在。豈不偉歟。世良田當代住持院豪長老。昨冬老僧乍到建長。先辱遠訪。越春袖紙來語。以為究道之助。信筆姑塞其誠矣。

示小師景用

徒弟景用侍者。執侍既久。奉養勸渠。始終守節。併去雜交。顛切向道。炷拜求一語。懷抱決了己躬一大事。即答云。我宗無語句。亦無一法與人。參禪只圖見性。若得見性。方是千了百當。從上無數大劫而來。諸佛諸祖。千聖萬聖。亦只明白心見自性。傳此法。此法者。無傳之傳。是為真傳。名正法也。若有傳之傳。是為妄傳。非正法也。但每日苦樂逆順。逐旋消遣。惟要參究自己。工夫片時不輟。久久必獲感驗也。驀然明白心見自性。盡乾坤大地。總是自己全體作用。更有何疑慮者哉。今為老病力怯。不及書而却之。侍者忽問云。昔日馬大師不安。院主進前。徐徐問云。和尚近日尊位如何。馬祖答云。日面佛月面佛時如何。老僧答云。和贓捉敗。即頌示之曰。日面佛月面佛。賊被賊捉見贓物。贓賊一時推勘圓。漢州姜與邠州鐵。(復頌曰)日面佛月面佛。病勢元因自執著。只消三片漢州姜。煎取一服應驗藥。(呵呵)即書以遺。

序跋

性空序

撥草瞻風。只圖見性。果能見性。十方虛空。悉皆消殞。山河大地。依而建立。八解六通。由茲發現。豈不見。碧眼胡云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無端粘牙帶齒。衲僧門下。猶隔重關。義侍者號性空。求敘語。因詰之云。既曰性空。是中還著得元字脚否。義默而不答。復指之云。錯。姑與引筆。

跋敬侍者頌軸

妙喜老漢。初發足游方時。先以四句偈。辭之受業。其後句云。且喜今朝離火坑。前輩標格。打頭便有吞佛吞祖底氣槩。若不是川巴子。如何羅籠得住。自後花木瓜種族。罕有出乎其類。拔乎其萃者焉。敬侍者鄉談一同。九華豐林受經。仙骨亦能越格。初發足時。府僉祕書。贈以伽陀。嘉尚其銳志。及到龍游雙徑。群英次其韻而美之。一家纔有事。引得百家忙。需一語於其後。即就其韻一字。酬之云休。

跋奔東峴住常州橫林淨慈賀頌軸

澗東一脉。曲曲彎彎。分枝列派。接於奉川。正出東峴。滔滔聒聒。注入梁溪。浪打濤翻。蝦蟇魚龍。游泳自若。引得西湖群英。揚清激濁。風波遍地。余見其源源不已。姑以坯土塞之。

跋大火中燒金剛經不壞

[宋-木+取]明寺殿。信心堅固。如金中之剛。親染金字金剛般若經。直得入水不能溺。入火不能燒。只以此見堅固之心。盡未來際。等金剛而不壞者也。因觀火中之

經。合掌頂戴。嘆未曾有。故書其後云。

跋了侍者頌軸

禪了侍者。遊歷宋朝。遍參諸老。湖海同流。寂巖號之。揄揚之德。頌成巨軸。并歸帆之帙。併捧呈。蓋老眼矇矓。略觀彷彿。其中有一句子。直是無巴鼻。由是急卷而復還之。

跋大眾賀[宋-木+取]明寺殿悟道頌軸

靈山密付。只要密傳。剗地不密。惡聲流布。遞相鈍置。浩浩至今。昨來密室付授[宋-木+取]明寺殿。只要密傳。剗地不密。言下忽然打失鼻孔。被人指證。案脊如牛腰。且道因誰致得。(咄)來說是非者。便是是非人。

跋安忍子大智律師草書心經

竺皇先生。四處十六會。慈悲之故。有落草之談。掬其旨歸。八十餘科。不出乎一紙。靈芝老子。守南山家法外。筆陣掃雲煙。無故隨後草窠裏輒。雖則貫古通今。正眼看來。草氣太甚。

佛祖贊

出山相

入山出山。何異何別。六年所成。一時漏泄。那堪滿口嚼冰雪。

渡江達磨

道箇不識。自生荊棘。悽悽渡江。忍羞面壁。賴有神光與雪屈。

寒山拾得

指東畫西。眼笑眉垂。心似秋月。髮如亂絲。吟句不成句。題詩不是詩。豐干輕饒舌。敗缺一時知。善哉苦哉。敢稱七佛之師。

行道持數珠觀音

從聞思修。入三摩地。八萬行門。一十九類。尋聲救苦越塵沙。一串數珠數不已。

。

布袋

杖頭挑百億乾坤。布袋貯三千世界。鬧市叢中等箇人。不知誰是知音者(咄)。

普化

踢倒飯床。特地乖張。指空話空。撤顛撤狂。木棟拈來換人眼。贏得惡聲滿大唐

。

魚婦觀音

提起活鱗鱗。馬郎亦被惑。度生雖願重。那知成敗缺。

靈照女

拈將破笊籬。風前賣與誰。攬行奪市處。非獨老爺知。

無準和尚頂相

文武火燬殺人。千衲子恨難伸。五處主法。雙徑兩新。內庭敷演。賜號超倫。自
剏正續梵苑。延納雲水高賓。將謂多少奇特。依前滿面埃塵(嘆)。

義簡禪人畫圓相請贊

圓同太虛。無欠無餘。良由取捨。所以不如。恁麼說話。早是起模畫樣了。殊不知纔擬任麼。便不任麼。更問如何若何。笑倒嵩山破竈墮。

最明寺殿真像

掌持國土。天下安堵。信向佛法。運心堅固。德重丘山。名播寰宇。清白傳家。
望隆今古。參透吾宗。眼眉卓豎。末後一機。超佛越祖。(嘆)汝辜負吾。吾辜負汝。

白讚

正傳寺住持安東巖請贊

生緣於西蜀。非獨遊日本。十方國土中。當頭俱坐斷。

宏海侍者請贊

這川葛苴。全不仁者。握起老拳。佛祖也怕。

小師景用請贊

要贊而無德可贊。要罵而無過可罵。贊與罵不及處。大地而不能載。

正因法孫命工繪吾幻質炷禮請讚

箇樣面龐。阿誰敢擬。威凜凜生。氣憤憤地。臨濟德山。望風敬畏。([口@力])和
蘇嚕之。

偈頌

無錫劉相幹(佑)。篤信佛法。常來參請。自和雪竇瞿栗頌。來呈老僧。即次韻酬
之云。

一實包含萬點春。收來粒粒是家珍。些兒圓轉誰能委。唯一身分百億身。

公讀了忽然契悟。眾皆賀喜。乃知信向佛法。靈驗如之。

鐵壁

剛然隔斷太虛空。縫罅渾無拶不通。頑鈍碓夫覲不破。倩人書處轉乖宗。

鐵牛

骨格純剛蹄角全。軒然鼻孔自遼天。不貪陝府欄邊草。肯遍畊翻祖父田。

海月

金波涌出爛銀盆。黑白虧盈湛不痕。莫謂清波無透路。珊瑚枝上影團團。

竹溪

空服高心耐歲寒。滔滔聲價沒遮攔。自從南北分枝派。攬動江西十八灘。

雪竇前堂音座寮有煉指行人求頌

未徹根源肯便休。煉磨三種愈精修。發輝自己光明藏。抹過俱胝一指頭。

寫華嚴經求頌

破一微塵出此經。因該果海果該因。無端却被管城子。名句文俱錯指陳。

畫鶻讓僧人我繪者求頌

自從塵劫至于今。執著無明人我心。驀忽眼睛俱突出。乾坤大地孰知音。

栽松道者

栽培得地。節操蒼然。死而復活。身後身前。榔[木*栗]橫肩阿刺刺。再來不直半分錢。

亮知客(出世住戒香)

主中賓句驗來端。四海禪流總被瞞。鐵磨機輪難比擬。逢人即出舌翻瀾。

南洲

贍部那邊沙際間。閑然魔子恣縱橫。周金剛帶不平氣。勘破却從潭上行。

小佛事

尤木石相公奠背上香

此一炷香。根蒂穩實。枝葉繁榮。透骨馨香。遼天價重。爇向寶爐。以伸供養。共惟。宋故侍讀提史端明相公。清白傳家。儒釋通貫。詞源浩汗而涌三峽水。講讀琮琤而對九重天。修史決古今是非。操麻定人我邪正。為紀為綱兮霜風凜凜。利人利物兮春日融融。因觀妙喜語句。脫然契證如如。披閱內典真乘。驀忽點頭唯唯。總道坡仙之再世。宛然普覺之後身。來兮似月行空。去兮如雲散壑。南禪每叨藥誨。懷抱奚忘。荐伸奠禮之芹。領徒熏誦。神靈歆格。不昧本來。(插香云)願此香雲遍剎塵。饒益一切成正覺。

奠茶

錫麓之英。上苑之春。山川秀發。雨露重新。石銚烹來味別。快哉壯爽精神。睡魔退舍。兩腋風清。翻笑趙州錯喚人。

奠湯

地道收來。精麤揀擇。牛溲馬勃。藍毒砒霜。盡情細末將來。變作醍醐上味。當陽點出。滿座馨香。不比其他薑杏湯。

潮西堂鎖龕

靈峰全提正令。太白平分風月。碎佛祖玄關。掃衲僧窠窟。活中全死。死中全活。
○舉鑽子云。何似白雲鑽口訣。

覺禪客起龕

奮不顧身。丁字著脚。拶透玄關。死生夢覺。便任麼去時如何。切忌語脉裏轉却
○。

明侍者起龕

明明知有道不得。明明道得不知有。一回喪盡目前機。八角磨盤空裏走。

嵩知客下火(福州人)

飛猿嶺太白嶺。須信平夷中險峻。不憚區區親到來。等閑踏斷無蹊徑。泯去來忘途轍。六月火燒空。烏龜頭帶雪。

蒙庵主下火(浙翁小師在天童死)

佛心宗賑愚蒙。出生死絕羅籠。泥牛入海覓無蹤。以火把打圓相云。扶桑依舊一輪紅。

普淳二上座起骨

普通年後。淳祐年初。有則公案。非實非虛。擬之則心膽喪。覩著則眼睛枯。中間有優有劣。如何判得恰好。撫骨一下云。一狀領過。

安危峰藏主起骨(中秋後)

舌底卷風雷。脣中蟠錦綉。機輪轉碌碌。古今都穿透。不墮常流。骨格渾別。獨騎瘦馬踏殘月。

藏上座入骨

與汝往來者是藏。死語誑人成自誑。不往來者亦是藏。火亂灰飛收不上。收得上
○。與誰論。夜聽巖溜響。朝看嶺雲屯。

清坼二上座入塔

二由一有。一亦莫守。抹過空劫前。超出涅槃後。攬不濁。澄不清。沒坼岸。等空平。酌然雙暗復雙明。休認山河作眼睛。

端知客秉炬

驗衲僧句。如何舉似。要知端的。言外領取。驀然當下死偷心。鐵鑽通紅被虫蛀
○。

兀菴和尚語錄卷下(終)

No. 1404-B 小師景用命工銅板

越州兵衛主將官。二月初一日夜。忽夢見一大寺。殿堂深廣。樓閣重重。莊嚴真奇特。裏面去不得。外有一人立。兵衛主將問曰。這裏名什麼所。人答曰。此間名巨福山建長禪寺善法堂。彼岸之時。十方諸佛。來這裏說法度人。中間第一尊。便是巨福山長老。如今便是彼岸也。裏面無人去得。你且待長老出來看。少時便得見長老出來。年及六十餘歲。身相圓滿。不短不長。兵衛見了。心中如法歡喜。夢覺後。語屋裏人曰。我夢見如此事。你等曾見巨福山長老麼。屋裏人答曰。未曾見。兵衛云。我自去巨福山。參見長老。即自來建長寺侍者寮。說如上夢事了。便得見兀庵和尚在佛殿。領眾行道諷經。果如夢見一同。始信夢事真實。見者聞者。手舞足蹈。

時景用在侍傍。同眾親見是事。即略記之。

No. 1404-C

寧侍者自育王至雙徑。首尾相從。已經數載。見其孜孜為道。真本色衲子。秋風吹衣。忽來告別。且袖紙求語。而謁蔣山。吾不欲特地固却之。而所請益堅。因謂之曰。昔太師祖據鍾阜。大慧居五峰。一時龍象。往來二開士之門。憧憧致武於道。又不知悞了多少人家男女。吾故不敢仰視前輩。而痴絕兄實當世宗匠。此行若空去。後必實回。若使實去。必須空回斷無疑矣。或恐問著。此問如何若何。却不得妄通消息。何故。彼此老大。端平乙未中秋。徑山無準叟書于凌霄閣。

No. 1404-D

無準老送寧侍者。謁予。且有不得妄通消息之訓。教兒迷子之訣。自當如是。殊不知子未下五峰頂。此消息已塞破四天下。無你左遮右掩處。況無準老有三千里外。定殲訛底眼目。早已知予。悞了人家男女。子歸當自知之矣。端平丙申大寒。金陵北山道冲。書于正傳。

No. 1404-E

歐峰有亭曰見山。乃昔人啟關悟心之所。戊辰嘉定。余適會吾燦祖演心銘於其上。至兀爾忘緣。歸復自然處。余不覺掩耳而退。三十年來每每兀坐。即知其然。亦知其所以然。終未能見其所以然而然也。及觀徑山無準大長老。書兀庵二字。付寧侍者。因問命名之意。曰無他焉。唯癡兀自守也。若果如此。曷若從徑山所書兀為菴。兀兀然而從燦祖遊為愈也。心月書。

No. 1404-F

這暗號子。不是當場主將。他人一字不會。而今大唐國裡。某布星羅。如吾。

兀菴。叢林傑出。正續真傳。言句流布。活人眼目。余獲覽觀。痛快平生。故書其後云。

寶祐六年季夏望日 晉陵尤煜